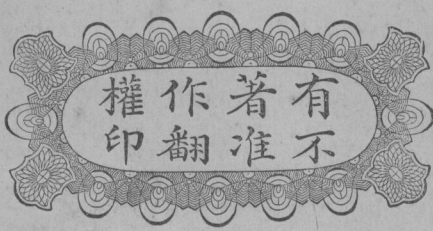


華西月社文藝叢集



民國二十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年二月發行



華胥社文藝論集(全一冊)

實價國幣玖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者 華胥社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六一七五)

華胥社文藝論集目次

插圖

沉思者

羣俄紀念碑

加利底市民

巴爾札克

瑞士鄉民肖像

風景

羅丹作

劉海粟作

羅丹

李爾克作

梁宗岱譯

藝術論

泰納作

傅雷譯

論文體

居友作

蕭石君譯

音樂與時代

王光祈

爵基阿勒畫派

斐德作

蕭石君譯

悲劇的喜感

朱光潛

魏爾倫.....	費正慈著	蕭石君譯
富士.....		徐志摩
流浪者之夜歌(詩).....	哥德作	梁宗岱譯
白蟬花(詩).....		劉穆
踏雪行(詩).....		蕭石君
女神的黃昏(散文詩).....	魯易斯作	梁宗岱譯
1. 吉祥的黑暗底歌頌		
2. 永久安息之路		
贈海倫(詩).....	亞倫頗作	梁宗岱譯
春曲.....		劉穆
家裏的和平(劇本).....	古特林作	王了一譯
聖揚喬夫的傳說(傳說).....		傅雷

華胥社文藝論集

羅丹

李爾克(Rainer Maria Rilke)作 梁宗岱譯

羅丹未顯著以前是孤零的光榮來了，他也許更孤零了罷。因為光榮不過是一個新名字底四週發生的誤會底總和而已。

關於羅丹的誤會很多，要解釋起來是一樁極困難的事。而且，這是不必的；它們所包圍的，只是他底名字，而絕不是那超出這名字底範圍的作品。這作品已經成為無名的了，正如一片平原是無名的一樣，或者好像大海單是在地輿上，典籍裏，和人類底心目中才有名號，而實際呢，只是一片汪洋，波動與深度而已。

這作品，我們快要在這裏論及的，已經生長有年，而且還一天天長大起來，像一座

森林一般，片刻也不放過。我們穿插於它底千百物品中，心悅神服那層出不窮的發見與創造，我們便自然而然轉向這世界所自來的雙手。我們記起人類底手是多麼渺小，多麼易倦，它們所能移動的時間又這麼短促。我們於是訪問那揮使這雙手的人。這人究竟是誰呀？

他是一位老人。他底生平是屬於那些不容敘述，無終無極的生命之一。這生命早已抽根，它將延長，深入永年底隱秘，而且對於我們彷彿已過去了不知許多世紀了。我們想像它必定經過或種的童年，在某處，在窮苦中掙扎的童年，徬徨，無依，無聞的。而這童年或許還存在亦未定，因為——聖何渠斯丁（*Saint Augustin*）說得好——它果躲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底生命也許，包含他已往一切的時光，期待與放任的時光，懷疑的時光，和悠久的痛楚的時光：這生命是毫無所失毫無所忘的，是在消逝中長成的。也許罷；我們實無從知道。但是只有這樣的生命，我們可以斷言，才夠產生這麼豐富和

美滿的行爲；只有這樣的生命——其中什麼都是同時發展和蘇醒的，其中什麼都永無止境的——才能够長春永健，才能够不斷地向着巍峨的豐功偉業上昇。將來總會有一天，人們要憑空架造這生命底歷史，和它底零星的插話，瑣碎的軼聞。他們會敘述一個幼童常常忘記了飲食，因為他覺得拿一張頑鈍的小刀來雕琢一塊粗木比較重要；他們會點綴他底成年以種種非凡的遭遇，預兆他將來的光榮和偉大。諸如此類的傳說長是這麼流行而且深入人心的。譬如，我們儘可以選擇下面幾句話，相傳是五百年前一個僧侶對那年幼的米賽哥林比說的：「努力呀，孩子，盡情觀賞這聖波爾雕花底鐘兒，和兄弟們美麗的工作罷。觀賞，愛上帝，你就可以享受偉大的事物底恩惠了。」你就可以享受偉大的事物底恩惠了……在他底首程底一個十字路口，一個親切的情感——可是比那僧侶底聲音低沉得多——也許對我們底青年這樣說。因為這正是他所尋求的：那偉大的事物底恩惠。

巴黎底鱷浮宮裏，無數使我們想起南國底青天 and 濱海的晴光的玲瓏秀雅的古物當中，兀立着許多沉重的石頭，是從邃古傳下來，而且要遺留至無窮的。它們有些正酣睡着，顯然在靜候或種的最後審判而醒來；有些生意盎然，有動作，有姿勢，清鮮活潑，彷彿人們特意把它們保留，以待將來賜給一個偶然行經那裏的童子。而這種生命，不獨那些遠近知名的宏偉的傑作有之；就是那些被人忽畧，無名，偏僻的小品亦一樣地充滿着這深切豐雋的生氣，和那有生之倫共具的徬徨淒緊的神色。甚至靜默，那有靜默的地方，也是由無量數勻整的微渺的震蕩積成的。那裏有許多細小的肖像，和形形色色的獸類走着，躺着，或團聚着。如果一隻鳥兒在那裏棲止呢，我們就知道那是一隻鳥兒，它底背後隱約露出一隅蔚藍的天，一片大地摺疊在它底每根羽毛上，而且我們可以把它這片大地展開，使我們知道它是一望無垠的。

就是那些聳立在天主教堂頂，或盤坐，蹲伏在臺柱下，樞僂，憔悴，懶洋洋的飛禽走

獸亦莫不如是。它們當中有犬，有松鼠，有喜鵲，有毒蠍，有龜，有鼠，還有蛇。至少，每類占其一罷。這些生物似乎是從外面，在林中或路上捉回來的；不過因為久困在石刻的花葉和蔓藤底下度活，才變成目前的形狀，而且將永遠保存這形狀罷了。可是也有生來就屬於這雕塑的世界，並沒有他生底回憶的，它們自始就是這崔嵬，廓落，峭立的世界底居民。它們磷磷的瘦態露出尖銳的枯骸。它們張口吐舌，如馴鴿般咕咕欲鳴，因為鄰近的鐘聲把它們底聽覺毀壞了。它們並不負載任何東西，它們只昂頭展足，就這樣地幫助那石頭一塊一塊疊上去。有些手裏抱着鳥兒，棲立在危欄上，彷彿正忙着趨程，不過想在那裏暫歇幾百年，去眺望那層樓疊閣的城市罷了。別的呢，是大族底苗裔，從簷端向空下垂，隨時準備着把雨水從它們膨脹的口吐出來。一切都是經過修改和校正的，但它們底生命却毫無損失；反之，它們却更強烈更蓬勃地活着，活着那創造它們的大時間底熱烈的沸騰的生命。

而且無論誰看見了這些生物，就感到它們并不是由一時的妄念，或帶了遊戲性質去發明新奇花樣的嘗試而生的。它們底母親是痛楚。因為畏懼那冥冥中的刑罰，人們於是逃到這有形的世界裏躲避；耐不過躊躇與徬徨，人們於是投身在創造底工作裏。他們并且要在上帝底身上找尋這一切；然而他們知道，這斷不是由捏造些偶像，或用別的法子去表演他所能做到，他那浩浩蕩蕩的，唯有把苦難的人們底一切恐懼，一切悲哀，和一切窮困的姿態帶到他底家裏，交托在他底手上和心中，才能够充分表示人們底虔敬罷了。這樣做要比繪畫好；因為圖畫原也是一種幻象，一種精巧優美的騙術。他們所求的却是純朴與真。禮拜堂裏的怪異的雕刻，這無數妖孽和禽獸底十字軍，也就是這樣誕生了。

如果我們從中世紀底雕刻回顧到古代，又從古代回顧到那渺渺茫茫的太初，我們豈不覺得人類底靈魂，永遠在清明或悽惶底日光中，追求這比文字和圖畫，比寓言

和現象所表現還要真切的藝術，而且不斷地渴望把它自己底恐怖和欲望化爲具體的實物麼？文藝復興時代可算是最後一次占有這偉大的雕刻術；那時候萬象更新，人們找着了面龐底隱秘，找着了那展拓的雄渾的姿勢。

現在呢？這樣的時期可不是再臨了麼，那催促我們用這不朽的工具去表現它底神秘，它底玄機的時期？一切藝術總多多少少革新了；一種熱忱，一種新的期待在它們底脈管裏奔流沸騰着。可是也許只有雕刻一術，依然在過去的偉大底敬畏中躊躇着的，被呼召去找其他藝術正在狂望中摸索探尋的東西。它要普渡一個一切衝突和糾紛都在冥漠中的疾苦時代。軀體就是它底舌。而這軀體，我們最後一次見到的是幾時呀？一層一層地，年代底衣裳已把它蓋住，可是在這些塵殼底保障之下，那潛滋暗長的靈魂已把它轉變，而且毫不喘息地把它底面目改換了。它已經變了另一個了。如果我們現在把它揭開，它也許呈現萬千的姿態，對於那在這悠長的期間產生的一切「

新穎的」和「不可言喻的」與對於一切古代的神秘，那從潛意識中崛起，像異域底河神般，在血流聲中露出它們底鮮血淋漓的臉的。而這軀體不獨比那古代的不曾減少美艷，它底美却要更深宏，更濃厚。又經了二千年之久，生命把它撲抱在手裏，把它陶冶，把它切磋琢磨了。圖畫無時不夢想着這軀體，以晨光來點綴它，以暮靄來透射它，以千般柔情來媚它，把它當花瓣般輕撫，在它底波瀾上面浮沉——但雕刻這軀體所直接隸屬的，還未曾認識它自己底產業呢。

這裏是一個重任，像世界一般大。而那兀立在這重任之前的，却是一個無名，在幽暗中用雙手底勞力去換麵包的人。他是孤獨無伴的。如果他真是一個做夢者呢，他就會做一場美夢，一場奧妙，無人能解的夢，一場悠久，百年如一日的夢。然而這在舍浮工廠裏作工餬口的青年，却是一個特殊的做夢者，他底夢是要從心底走到手上，而且他就立刻從事去實現它的。他感覺到要從何處着手；一種隱潛的寧靜把智慧之路指示

給他。在這裏已經顯示羅丹與自然底深切的會合了。關於這會合，那稱它爲自然之力，的詩人佐治羅廷伯曾經寫下許多名言的。不錯，羅丹底靈魂裏實在有一種使他幾乎浩蕩至無名的沉毅，一種幽默超詣的仁慈，一種屬於大自然的大沉毅大仁慈——自然，我們知道，是赤手空拳去安閒地嚴肅地跋涉那到豐稔的長途的。羅丹又何嘗立心培植些大樹來？他起先只把種子撒下，或者可以說埋在地心。這種子便開始向下發展，把根兒一一往下抽，等到根深蒂固了，然後輕容易探頭出地面來。這樣做是需要許多許多時日的。「不忙」，羅丹對他幾個親近的朋友這樣說，當他們催促他的時候。

於是戰爭便來了，羅丹起程赴比京去，這時候他可不能不依照時間而工作了。他爲了貿易所和許多邸第刻了些碑像，又爲安域斯公園裏陸士市長底石像之四角創造些龐大的人物。他只小心謹慎地遵照別人底意思製作，絕不讓自己一天一天長大起來的人格插嘴。他底真正發展却在別處；或蜷伏在工作底餘暇，在黃昏底茫昧中，

或躺在寂寞的夜半，在嚴靜的深宵裏，羅丹不知經過了幾多日月，要眼睜睜地忍受他底精力之分配。他具有那建立豐功偉業的英雄底力量，那造福人羣的傑士底沉默的忍耐。

當他忙着爲比京底貿易所揮斧的時候，不消說他會感覺到一樁很昭彰的事實：那收羅形形色色的雕像的華宇大廈，像那些天主教堂，那吸收古代雕刻底磁石一般的，已不再有人建築了。現在，每個石像是孤立的，正如一幅屏畫是孤立的；而它再不需要什麼牆壁也與後者無異。就是屋頂它也不需要了。它已經成爲一個離一切而獨立的東西了。我們自然也應該完完全全賜給它一個整體的東西底生命，使我們可以繞它而行，從四方八面觀賞它。同時它又應該多少異於旁的東西，那平凡，人人都可以撫玩的東西。它應該是，我們可以說，空靈的，神聖的，超脫機緣與時間的，孤寂，光燦如先知底面龐的；我們應該給它一個適當穩固的地位，非武斷所能安置的；把它插在空間底

延續和延續律中，使它在包圍着它的空氣中如在神龕裏一樣，因而得到一種保障，一種支持，一種崔巍不可及的氣象，而這些又單靠它底唯一生存，而不是倚靠它所蘊蓄的意義的。

羅丹知道首先要對於人體有一個澈底的認識。漸漸地，在他底探求中，他一直走到這軀體底面積，於是，看呵，一隻手從外面伸來，把這面積劃分和區定了，準確的程度無異於自內的劃分和區定。他越向他底孤寂的路前進，他越跑過了機緣底前頭，於是每條法則引導他去發見第二條。最後，他底探求完全集中在這面積上了。這面積是由光與物底無數邂逅組成的，每個邂逅都和其他的兩樣，每個都具有它底特殊現狀。有時它們彷彿互相迎合，有時却只羞怯地點頭，更有時呢，它們漠然相遇如兩個陌生的路人。那裏有無限無限的地方，却無處無生命，無處是空洞無物的。

這時候羅丹已發見他底藝術底基本原素，或者可以說，他底宇宙底細胞了。這原

素就是面積那界線分明，色調萬變的廣大的面積，無論什麼都應該由它造成的，自此以後，這面積遂成爲他底藝術，那使他勞瘁，使他茹苦，使他夜以繼晷的藝術底唯一資料了。他底藝術并不建在什麼偉大的思想之上，而在於一個循謹的小小的實現，在於那「可以攀及的」，在一個權能上。他絲毫驕傲也沒有。他全心許配這卑賤而粗重的，他可以恣意流覽，呼喚和審判的。其他一個，那偉大的就會翩然而來，當一切都完成的時候，正如牛羊聯羣結隊到泉邊吸飲，當夜色已闌，再無異物勾搭在森林裏的時候。

羅丹底最個性的工作遂與這發見而開始了。現在，雕刻上一切傳統的觀念，對於他，完全喪失它們底價值了。再沒有所謂局勢，組合，和結構了。只有無量數活潑潑的面積，只有生命，而他所尋得的表現方法却直達這生命底肺腑。現在，他底唯一思慮，就在於怎樣揮使它和利用它底豐裕。他底視線所及，羅丹無處不抓住了生命。他在最偏僻最幽暗的角頭也抓住它，體察它，追逐它。他在它踟躕不前的路口期待它，在它飛奔的

地方他跑去和它會面，他到處都發見它一樣偉大，一樣莊嚴，一樣銷魂。這軀體沒有一部分是卑微可忽視的：什麼都蓬蓬勃勃地活着。那鐫刻在臉上如在日晷上的生命是很容易認識而且與時間底流駛有關的；那蘊藏在軀體裏面的却更飄逸更偉大更神秘更悠久了。在這裏，它或赤裸裸地呈露，或者，到必需的時候，姍姍地蹣跚，或者呢，在傲岸者當中，它就昂然大踏步了；從面龐底劇場隱退，它卸却鉛華，毫不掩飾地佇立在服裝底後臺。在這裏，羅丹發見了他當代底世界，正如他從天主教堂認識了中世紀底世界一樣：聚集在一個神秘和幽昧的中心，包含在一個有機體裏，承受它底揮使和管轄。於是每個人就是一座禮拜堂，而這千千萬萬的禮拜堂又沒有一座是相同的，沒有一座不是生動的。他底責任，就在於怎樣表彰它們都是從上帝底身上樹立起來。

一年又一年，羅丹在這生命底路上前進，細心虛懷如一個小學生在開步走。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底苦心孤詣的，他既沒有可訴衷曲的人，即朋友也少之又少。在維持他